

雲門舞集

流浪者計畫

我要到遠方去 雙手插入漏底的口袋
外衣也磨損襤褸了 我踽踽青空下
繆思，我效忠您

韓波《我的流浪》

2011 第六屆流浪者分享

這次他們遊歷日本、中國、印度、土耳其和台灣，以下是他們自己書寫的旅行故事。



新藏線班公錯湖/第六屆流浪者楊哲一攝影

目錄

| | |
|---------------------------|----|
| 李佩穎 〈流浪：單純存在的力量〉 | 2 |
| 李彥志 〈在路上〉 | 4 |
| 黃鴻璽 〈武術行腳 -- 一段武術與文化的邂逅〉 | 6 |
| 張耀升 〈人生好比一場流浪 重新發覺藝術的熱情〉 | 9 |
| 徐芳筠 〈聆聽自己和台灣的聲音〉 | 11 |
| 李瑞源 〈SLOW, BUT NO STOP〉 | 13 |
| 吳盛琳 〈創作的溫度〉 | 15 |
| 李惠琳 〈2010・沖繩・夏-- 紅型染美的感動〉 | 17 |
| 楊哲一 〈重生 絕望邊緣〉 | 19 |
| 高銘謙 〈打出原形的西遊記〉 | 21 |
| 衷心感謝 | 23 |

流浪：單純存在的力量

文/ 李佩穎

【流浪檔案】

物件：水袖 x1。厚底靴 x1。即溶咖啡 x15

路線：台灣→北京→山西平遙→西安→四川成都
→台灣



李佩穎與陝西省藝校學生合照

記得那天踏進雲門舞集辦公室，林懷民老師問我的第一個問題：「你還會繼續演歌仔戲嗎？」這個問題像是山壁裡的迴音，在流浪歸來後不斷撞擊著我。

歌仔戲，一直是我生命的動力與熱情。簡陋的舞台卻是絢麗又真實，永遠記得在台北永和大廟看《鍾馗嫁妹》，金殿上鍾馗撞柱而亡，欲回家探母卻徘徊不敢進門，台下的我痛哭流涕不能自己；也曾和一群朋友擠在戲台下看夜戲《泰山邱一郎》，回過神來，已經是兩個小時以後了。心情隨著台上的演員時喜時悲，時笑時淚，化成了瞬間，多美！

大學時，我開始參加社團學歌仔戲，一路摸索，轉眼十年過去。我期盼有朝一日能像台上的前輩，用「腹內」功夫織造一片燦爛。但演了幾齣戲，我開始感到所學的不足與停滯，有了不知如何走下去，深陷瓶頸的困惑，我的嗓子不行，身段不行，熱情喪失，整個人被困住了，只想出走。

2010年春天，背著一雙厚底靴，一件水袖、簡單的行李，我飛往了大陸，在北京天壇公園和老頭兒打拳、看戲，在山西平遙看古廟古戲台，最後流浪到了西安，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長安城。

飛機飛過黃淮平原，我看著無垠的黃土驚嘆：「十三朝古都長安城，八百里秦川吼秦腔」。秦腔，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戲曲劇種、陝西十大怪之一，「唱戲吼起來」的質樸豪邁直溯情感的源頭，與我心目中的歌仔戲隱隱有相通之處。我循線到了陝西省藝術學校——秦腔培育的大本營。

吼叫吧！歌仔戲小生

陝西省藝術戲曲專業主任張卜午老師，一位彷彿從《水滸傳》走出來的血性漢子。他知道我來學秦腔，敬我一杯酒說：「妳就叫我哥哥吧！」從此我多了一個西安哥哥，他多了一個台灣妹妹，還教了我第一句陝西話：「好得很！」展開了我在省藝校的學生生活。

省藝校的學生素質整齊，令人驚嘆，最大的孩子約十八、九歲，個個身手不凡。每天固定的腿功、毯功、身段課、把子功、唱腔課、劇目課，五年如一日，沒有假期。進入練功場的第一天，我掉下淚來。在這群功底紮實的小朋友間，我這位「全校最老的學生」，呈現無可救藥的遜狀，氣喘吁吁、汗流浹背，一把年

紀加上幾年來自己亂練造成的傷，許多動作我做得似是而非，更多時候只能在一旁乾瞪眼，突然間，我悲從中來。

我不願意當半吊子的歌仔戲演員，這想法一直折磨著我，可是，「半途出家」卻是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沒有一步登天的捷徑，這就是戲曲的硬道理。擦乾眼淚，我告訴自己要爭氣，就算跟不上，也不能服輸。

每天早上起床練功四小時，下午和梅花獎得主、被譽為「活周仁」的李小鋒老師學習《周仁回府》的〈悔路〉，晚上則在練功場裡自習。不會講陝西話的我，把老師教的口白用注音一個個標起來，整天掛著耳機在校園裡走來走去，辨識秦腔神祕的轉韻，漸漸地，也可以開始「吼起來」了。



拜梅花獎得主李小鋒老師為師

學習認真的生活

在西安的日子從一個月延長到兩個月，從下著雪的春天進入炎炎夏日。水土不服加上整天埋頭苦練，我病倒了。哥哥和老師把我拎去醫院打了幾天點滴，嚴肅告誡：「懂得休息的才是好演員。」於是，練功之餘我開始學習生活，我常常走呀走，走了四十分鐘路，走到某間無意間發現的溫馨小書店；在簡陋的學校宿舍，看了許多拉拉雜雜的書；學校旁的「沙縣小吃」是我最常光顧的地方，一邊吃著被西安人嫌棄的閩南偏甜口味，一邊讀著赫塞的《玻璃珠遊戲》，享受不同生命選擇的旅程；半夜無法入眠時，翻開一個美國人在中國尋覓「隱士」所寫的《空谷幽蘭》，為了韓愈在華山半山腰寫遺書的事捧腹大笑；或者在黃昏走到古城牆邊，觀看秦腔的野台戲。

剛到西安時，我的身體與練功奮鬥，心靈與相思病共處。後來，我才慢慢體會到：單純的生活，力量如此強大，僅是認真地和自己、和別人相處，也讓我變得開闊。有幸，這一路上總有貴人相助，我參與了這群人的生命，分享了他們認真活著的喜怒哀樂。

五月底，在藝校畢業公演的空檔，張老師為我安排一場成果展演。化上油彩妝，綁上甩髮，穿上官服，來自台灣的「周仁」上場了。台下的老師、同學們聽到我唱出他們耳熟能詳的秦腔經典唱段「我周仁並非是忘恩義……」，開心地鼓掌歡呼，被有點歌仔味的秦腔表演所吸引。

我感覺到身上的歌仔戲戲胞在活躍著。這場小小的演出，我向省藝校的師長、李小鋒老師交出了成績單，也對自己長久的困境有了交代。帶著滿溢的感謝，結束了旅程。

離開西安已經好幾個月，這趟秦腔學習之旅讓我重新思考台灣歌仔戲的走向，做為一個熱愛演戲的演員，我可以再賦予歌仔戲什麼樣的新生命。每當疲憊、紛擾時，我總會想起那段一個人流浪但不寂寞的日子，它鼓舞著我繼續流浪，在戲的路上。

在路上

文/李彥志

國高中時，我盡量做個父母眼中的乖小孩：把書念好。那是一把可以看到安穩未來的手電筒，我認分去追求，想得到一把可以照得更亮、更遠的手電筒，最後考上成大機械。

然而，在這條平坦大道上，我越看越清楚，也越看越疑惑，難道我只能走向和每個人都一模一樣的未來嗎？我不甘心只是這樣，我渴望看到不一樣的景色！我決定扔掉手電筒，那條筆直又安全的大道也在拋開的瞬間，消失。只剩一片黑暗，什麼都看不見、摸不著，恐懼、焦慮、不安，一波又一波不斷襲來，我不知道該往哪裡去？不知道這裡是哪裡？只明白自己的無助與周遭的恐怖。



出走的心情/李彥志

也許就是如此黑暗，呼吸慢慢平復那一刻，我突然發現身邊有團微弱的火，隱隱約約照耀四周，好奇大於恐懼，我一步步往前探索，時而迷路又再找到路；時而遇見不知名的景色，又或寸步難行。我享受著黑夜裡迎向未知的刺激，風吹過快被火燒到的灼熱，奔跑時心狂跳與大口喘息的存在感，越過黑暗恐懼後，意外發現美麗事物的興奮。

於是，我從討厭運動的中學生，成了在草地上奔馳的橄欖球員；從個性害羞走到營隊，成了活蹦亂跳的小隊輔；從理工背景走進創作的世界。這團火引領著我走入陌生但心所嚮往的地方。

踏入創作世界後，我突然間發現自己又迷了路，根本不知道該往哪裡去？越畫越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誰？好像走進了死路，感到在殼之外還有殼存在，我想打破卻無法突破，我想摧毀原有的世界，到一個可以鑿開這一切的所在，去流浪。

心裡浮現的是恆河，容納著生死美醜、神聖與汙穢、毀滅與重生的恆河。打算在三個月間，沿著恆河上游到下游的周邊城鎮移動：里希克虛(Rishikesh)、哈里德(Haridwar)、瓦拉納西(Varanasi)、菩提迦耶(BodhGaya)、香提尼克坦(Santiniketan)、加爾各達(Kolkata)。也許會在這些地方移動，也許不會。沒有特定計畫、不預定任何事，是我心目中的流浪。

就這樣上了路。從一杯骯髒卻美味好喝的lassi啟程，舉目所見滿是垃圾、塵土，喧嘩吵雜與香臭交融的氣味，告訴我這就是印度。因為沒有計畫，從新德里到里希克虛，前幾週都沒事可做。我滿懷期待到瓦拉納西，有著許多神話與傳說的聖城，養生送死的恆河畔。我期待受到巨大衝擊，抵達後也確實遇見了許多奇異的人、事、物，但我卻什麼都感受不到，腦子一片空白，深深的茫然與疑惑竄入。

我依舊無所事事的在小巷裡閒晃，沒幾天就生了病，發燒腹瀉起紅疹，一個禮拜全身虛弱連走路都覺得累。夜裡，躺在廉價又破爛的床位，窗外的吵鬧聲根本無法入睡，想著自己到底出來要幹嘛？為什麼又

迷惘了？和原本期待的都不一樣，什麼都沒破壞，什麼感受也沒有，東西難吃得要命，很想離開，但不知為什麼還是留了下來。

直到一個月後，在旅舍認識的朋友說：「一起去香提尼克坦吧！」，才動身離開。

原本只打算在香提尼克坦停留幾天，從書中得知泰戈爾森林學校設立在此，這所學校還有個印度重要的藝術學院，但那已是十幾年前的資料，心中不抱什麼期待去走走。第一眼只覺得是個很普通的鄉村，沒想到短短幾天我就愛上那裡。心好像突然醒了，周遭事物都活了起來，土地、花草、樹木、天空、垃圾、街頭小販的擺設，一切都好生動，覺得心裡好像可以容納更多東西，漸漸感受此地的豐富。

香提尼克坦意謂和平之地。泰戈爾求學時並不順利，他無法適應任何體制內的教育，也反對人為、完全服從、死背書、不與自然接觸的學校，他覺得讓學生從自然中學習是最好的教育，於是在香提尼克坦建立理想中的學校，教室在樹下、在泥地上，學生在戶外聽老師講課，學校早期連圍牆都沒有，與當地居民一同生活。

在那裡，檸檬汁老闆是畫家，年輕菜販是民俗樂手，三輪車吹笛，警衛打鼓，學生在路上隨性唱歌，路邊攤販也不時傳來古典音樂及印度樂音。泥地上有雞、鴨、鵝、羊、狗、猴子、老鼠、小豬、黑牛、小鳥、花草、昆蟲、樹木……生活與藝術沒有界線，人與自然沒有邊界。

我也慢慢融入當地人生活，右手吃飯，左手洗屁股。試著學孟加拉民族弦樂器，dotara，有時到藝術學院旁聽課程。漸漸只吃青菜偶而吃肉，即使慢步在泥地上也覺得很滿足。此時流浪已兩個多月，但我覺得自己才剛要開始能夠真正感受印度的一切，想探索更多事物，於是決定將流浪延長為半年。

新年時，印度朋友邀約下，去了他的家鄉阿薩姆的卡比安隆(KarbiAnglong)。坐了近一天的火車，期待與害怕也在漫長的搭車過程中慢慢擴大。到達當地後，看見丘陵遍佈、滿山竹林，所有疑慮都被風吹散了，原始的山林讓我覺得會有個很棒的旅程。

同行的老師是藝術學院副院長，我又是正式拜訪當地的第一個外國人，一出站就受到當地藝術委員會熱烈歡迎，上了隔天當地報紙頭條；還到好幾個人家的竹屋裡接受晚餐款待，吃了許多傳統食物，竹筒烹煮的雞、魚、豬、飯配著烈酒，炸雞軟骨、炒山魚、竹葉包山豬肉、紅茶甜點……。

新年時參與朋友家裡的宗教儀式，看著他們殺雞殺豬敬神拜祖，上百個家族成員圍坐在田地裡用手吃傳統食物。到山中的節慶，有許多賣傳統手工藝品的攤販、小吃攤，音樂表演。晚上在山谷裡，圓形石舞台即將演出先民的傳說，期待表演的觀眾，滿山滿谷的男人一齊狂吼亂叫，隆隆聲大大震懾了我！

回學校後決定再去瓦拉納西一次。我發現：恆河成了很深很深的巨大峽谷，好像有神祕龐大的東西藏在河底下，或許，就是那股力量讓我留了下來吧。之後，又去了飄渺的西印度沙漠，重回一人的獨白，印度流浪，也慢慢踏上歸途。

直到今日，流浪發生的故事仍在體內發酵，也還說不清有什麼收穫。至少，我看見了自己的樣貌，也知道不管有路也好，沒路也罷，都要繼續走著……。

武術行腳 -- 一段武術與文化的邂逅

文/黃鴻璽



黃鴻璽雪中練功

中國武術的核心是格鬥，是攻防，是止戈為武
但是千百年下來，圍繞著這個核心，武術融合了更多東西
譬如說修身
譬如說養生
譬如說美感
打架人人都會，有手有腳就可以
但是中國武術要打得漂亮，要動得利落，要沉得住氣
所以中國武術開始發展門派，因為每一個人都是單獨的，都是自己
因為不一樣，所以很美

但是這種美，往往不是外在的，一下子就看見的美
這是一種深沉的，信念很深的美感，包含在武術那看起來簡單的攻防動作
一舉手，一投足，一個眼神之間，就透露出中國武術到底在做什麼

我就是在學習武術的過程中，被這種武術的“美”給深深吸引住了

所以，我打一拳，不再是用手打一拳，而是由腳底經過雙腿，通過腰胯
連接背脊整合全身，最後才通過雙手把這“一拳”打出去
力量不是外表的直線運動，而是內在的螺旋放送
我的身體不再是平面的，而是立體的

所以，我喜歡練武術，也喜歡看人練武術

但是武術這種東西，太草根，太民間，太基本了

看雲門舞集，表演工作坊，優劇場，我可以買票去國家戲劇院
聽朱宗慶打擊樂團，NSO 國家交響樂團，我會去國家音樂廳

流浪去中國武術之鄉，就是我的兩廳院之旅

短短的一個月

我紮實地走了許許多多的練武場

有些是城市裡的公園

有些是鄉下裡的宅院

有些是關起門的門派演練

有些是開放給各大團體來觀摩的表演會

有欣賞，有學習，有交手，有喝酒交朋友，也有結拜當兄弟

這三個月中，最開心的事情就是，每天早上起來，大概五分鐘的時間

眼睛慢慢張開，我在努力回想，我今天到底在哪個縣市

今天要見的是哪個門派的高手，會遇到什麼事情

我的心跳開始加速，手心開始冒汗

因為，令人興奮的事情即將發生

我不是第一次流浪

2004 年我就開始我的流浪之旅

雖然每次都很短暫，但我已經累積了一些經驗

2010 年，透過雲門的流浪者計畫

我可以更瀟灑地流浪，我的時間因此拉長，世界也隨之開拓許多

以往，我總是透過每年的寒、暑假，短期的一次探訪一個門派

但是這次的流浪，我從北京開始，路過濟南，聊城，冠縣，臨清，保定，天津，鄭州，洛陽，周口等北方三大武術省份，拜訪了長拳，彈腿，炮拳，查拳，摔跤，太極拳，八極拳，心意六合拳，萇家拳，太祖長拳，繼祖拳等等許多拳種

親身接觸到這些拳種，對我最重要的啟發反而不是在武學技術上

而是交往的過程中，我感受到文化本身的重要性

我開始思考，為什麼山東人會踢彈腿，會打炮拳，會走查拳？

為什麼河北人會打八極拳，保定人會摔跤？

為什麼河南人練心意六合拳特別有味道？

為什麼在中國中心的“中州”鄭州會有萇家拳的出現？



在查拳原鄉與在體育館中練拳的孩童合影

這些不同拳術的出現，彷彿就像不同的方言，不同的飲食一樣
在不同的地點，出現不一樣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往往是多元綜合的

我開始在想，人文，體型，地形，氣候，歷史出現過的武將
發生在當地的戰爭，甚至地上種出來的樹木能打造成何種兵器
都複雜又重疊地影響了當地武術的發展，衍生

回頭再來看看，武術不再只是武術了，而是人類文明的一個縮影
它代表了智慧的累聚，經驗的傳承，創意的再開發
武術，透過我們細膩的思想，把原本跟動物一樣的人類
極度地發展了自己的長處
把脊椎變成一根龍柱，把身體變成一間巨大的建築物，連接了天與地

有了武術，人類不是只有反射動作，而是有意念跟導引
有了武術，人類不是只有前進後退，而是有裡外跟開合
有了武術，人類的身體得到了鍛鍊，心智得到了開發

三個月後

我回到了熟悉的台灣

我繼續教學，接觸我們的青少年

他們還是要面對升學壓力

他們還是要吃漢堡薯條

晚上一樣要吹冷氣睡覺，早上仍然坐汽車上學

玩電動的手眼協調依然快速，但是跑起步來心肺功能困難依舊

我好像突然回到了現實

所以，我開始思考

傳統武術，要如何經過今天的現代化演變，變成明天的全民運動

人生好比一場流浪 重新發覺藝術的熱情

文/張耀升

2004年，由於出書，我擁有了「作家」的頭銜，之後便常感到「魂不守舍」。似乎某部分的自我就此出走流浪，不曾回來，尤其當我以作家的身份接受採訪或面對眾人眼光，我時常想起自己不過是個凡人，而後回到平凡的生活，創作的衝動卻時常擾亂我不該招搖的凡人身份。

在台灣，藝術家往往很辛苦，從創作、發表到發表後，一路都是逆境。曾有幾年，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間的一些體驗，讓我深感自己該「看開了」，「放下了」，該停下不寫了。



有「利尻富士」之稱的利尻山

雲門舞集的「流浪者計畫」是我給自己的最後一個測驗。停止創作後，我流浪過廣告公司、學術機構、影像製作，大部分的工作皆索然無味，只有與創作有關的部分，例如設計海報、擬好一份文案或完成一隻廣告，令我感到成就。是否，跳脫當下令人失望的環境，便能洗牌重來，換取重生的機會？我在這樣的期待下提出「流浪者計畫」。

我想離開台灣，想追尋「劉訥鷗」。那是我心目中最純粹的「藝術家」形象。在台灣文學中，劉訥鷗是一個非主流的人物，他身兼作家、導演、報紙發行人三種身份，短短一生僅有35年，曾任汪精衛政府的新聞社長，卻在上任不到一個月便遭暗殺身亡（是的，他的人生像極了《色戒》中的梁朝偉，只不過他並沒有逃過暗殺）。他的小說難以成為文學主流，畢竟，從內容、題材到表現方法，都太前衛了，不僅內容敗德，充斥色情意象，更不關切劇情與敘事，以「新感覺派」的名號，大膽放肆地不顧時下的「舊感覺」寫作潮流，遂行自我理念。這樣的藝術家，不管在哪個時代，顯然都將格格不入，僅能為藝術而生，為藝術而死。

我想追尋他的藝術啟蒙，追尋他在日本的留學路徑，希望能從中尋回那份對藝術的信仰。

但，事情永遠都沒有那麼簡單，追尋劉訥鷗的留學之路、訪談在地或留日學者，卻引導我走向另一條岔路。隨著訪談進行，我開始懷疑，劉訥鷗之所以能有那麼超脫當時世俗的藝術觀，其實僅是因為他不活在現實生活中。也許，劉訥鷗是擁有社會地位、資源與經濟能力的權貴人士，他活在我們一般人的生活之外，因此能保有與一般人截然不同的觀點。

不是因為前衛，而是因為不食人間煙火。

這個答案帶給我莫大的惆悵，旅行也許將在這樣的失落中結束，除非另尋出路。在六月初，我趕在旅遊旺季來臨前，飛往日本最北的稚內。這個日本最北端的城市，與其稱之為鄉下，更貼切的說法是日本帝國的末梢神經，在這裡，關於日本的一切都被邊境外的異國所沖淡。對日本人來說，這是國境最北，萬物蕭條，沒有旅遊的意義。但對俄國庫頁島居民來說，這卻是離他們最近的亞洲，一個有個截然不同風

情的異國。鮮少有日本觀光客來稚內，街上招牌與路標大多同時標示著英、日、俄三種語言，當地居民大多是老人與幼童，經濟來源僅剩老人年金與金髮碧眼卻說著流利日文的俄國船員的消費。

我在這裡，看到了一個邊陲地帶的觀點。日治時期的台灣何嘗不是日本另一條國境最南的末梢神經？當時，在皇民化運動下，全島居民皆努力成為皇民，他們當下對這樣的身份認同毫無疑問。我回到東京，訪問一位台籍日本兵簡茂松，他告訴我，當這條日本最南的末梢神經被天皇切斷，他們身為台灣人又是日本兵，這樣的曖昧身份是如何成為他們一生的痛苦與壓力。

簡茂松與劉訥鷗是同一個地球上的兩個極端，劉訥鷗終其一生不需擔憂生活所需，全然將自我奉獻給藝術，憑藉優渥的家境自由來去台灣、日本、中國，簡茂松卻是一個在強大的生活壓力下，僅能為了自己與兒女的下一餐燃燒生命的庶民百姓，且日本與台灣都視他為外人。

從簡茂松的故事，我回到了庶民的觀點，讓我再次尋回藝術的力量。那不是來自形式或技法，而是來自生命。從此，流浪轉變為生活。如同一般居民，開始規律的生活，在每週日下午五點趕赴超市的大特價時段，迎著一整條巷子的夕陽，提著兩袋蔬果回住處，曾有幾次在巷口的幾個轉角，看著錯落的建築風景，誤以為自己在台灣。

或者是某幾個夜裡，當巷口的摩托車駛過，我從淺眠中醒來，也曾以為自己不曾出國。於是乎，我以為一旦逃出台灣便能解開的心結，並不會因為環境的改變而消失。畢竟當我習慣東京之後，生活依舊是生活，只是換了個地點而已，那創作呢？是否還要繼續？

於是我又開始寫。

我開始動筆，復健般地在努力邁步與就此退縮之間猶疑，期待寫作本身能回答我的疑惑。每一次提筆與完成都讓我更確定一件事：如果要對抗這個世界，除了文學之外，我沒有其他武器。

因為我只能寫。

如果人生是一場流浪，只有寫作能指引我的方向。



日本台籍老兵簡茂松與家人合照

聆聽自己和台灣的聲音

文/徐芳筠

全場氣氛緊繃，大家一陣交頭接耳的騷動，拍賣官開拍聲起，藏家們爭相舉牌奪標，情緒隨著拍賣金額不斷增加而高漲。現場舉牌和電話上相互競價，叫價聲此起彼落，一千萬，一千五百萬，兩千萬，三千萬…“SOLD 砰!”難得一見的乾隆御璽六千三百萬港幣成交，刷新世界拍賣紀錄。拍賣官落槌的那一剎那，瞬間的寂靜，幾秒鐘後，觀眾才回神過來，不可置信地報予熱烈掌聲…

這是芳筠流浪前的生活。

而她的流浪故事，要從十五歲當小留學生開始說起。「其實，我一直在流浪…」一個人到加拿大讀高中，拎著兩個皮箱從西岸到東岸念完大學，再到紐約拿到視覺藝術管理碩士，在古董藝術界工作好幾年。當她想彌補和家人相處的時間，回到台灣時，已經過了十八年。



徐芳筠的蘭嶼行

芳筠幸運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她沒有天真地認為自己能夠馬上適應，也時常提醒自己東西文化的不同，但工作上的挫折和辦公室文化的挑戰，她開始懷疑自己的所有行為、能力和判斷。芳筠說，寫雲門流浪計畫書時，心裡是徬徨無助和迷失的。她想起一次在演唱會聽到原住民歌手巴奈的歌聲，一種遍嚐苦澀後對生命的開朗豁達，芳筠寫下

我知道人生的本質就是起伏
我只想認真的活出自己相信自己
她的歌聲讓我知道我也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再次背起行囊
開始在自己的家鄉流浪
尋找…
希望再次找到自己

隨遇而安 意外的旅行 意想不到的收穫

就這樣，踢掉了高跟鞋、脫下套裝、收起名牌包包，穿上 t-shirt 和短褲，芳筠開始了一個人的貧窮旅行。她的足跡到了台南、高雄、台東都蘭、蘭嶼、花蓮和預料之外的阿里山。幾乎每一個地方，都有好心人贊助住宿，省下不少費用。朋友開玩笑：應該寫一本如何在台灣騙吃騙喝的書。流浪前，芳筠時常在焦慮和興奮狀況徘徊。後來，她決定放下過於執著和控制慾的個性，挑戰自己的習慣，開始體驗自我放逐，學著放慢步調過日子。

因為不刻意安排，沒有旅遊書，沒有同遊玩伴，芳筠學會用「心」去體會流浪的人事物，旅程中反而多了驚喜。高雄借住的 CHEZ KIKI 年輕民宿男女主人，聽完芳筠的故事，不但免費提供住宿，還開車載著她結識當地的藝文朋友；剛認識的高雄朋友一通電話，又幫她介紹認識了另一位友人張大哥，熱心「收留」她一個人住在十多人住的都蘭小木屋；在蘭嶼的四天，一位雅美族潛水教練難以相信「竟有人不會騎摩托車」，自告奮勇每天騎車到民宿載芳筠去玩，不但請吃龍蝦早餐，還送了她十條飛魚；花蓮「自

己家」民宿老闆娘，因為希望好人滿天下，答應讓芳筠免費住宿；旅途中偶遇的鄒族莊大哥，邀請芳筠到阿里山一遊，流浪的地圖意外多了一站。

芳筠感受到的人情味，遠超過自己的想像。她說：「那種感動，是不能用金錢或任何有形的東西去衡量的。被幫助一分，想回報十分，再拿九十分去幫助別人。」這次流浪也改變了她的價值觀，以謙卑的，開放的態度，去體會台灣文化的多樣性。芳筠回國後，最常聽到也最訝異的就是別人問她：「國外那麼好，你為什麼要回來？」她總是堅定地說：「誰說國外比較好，讓我告訴你台灣比國外好的地方。」她不解，為何台灣人不知台灣的好，對自己沒有信心。這趟島內的流浪，她重新認識故鄉文化的美好，也看到台灣的新價值。

「台灣的價值不是在國外顯赫的成就，而是在社會每個角落，都有默默奉獻，努力不懈的許多人。」高雄繪本咖啡店「小樹的家」瓊文告訴芳筠，即使做小事也能影響別人；把自己的店關起來，告示上寫著「裝潢」，其實是去搞社會運動「豆皮」咖啡店老闆，為保存古蹟而奮鬥；知本的珍珠奶茶店老闆夫婦，自掏腰包開設兒童美麗書屋，讓社區小孩在閱讀中看見世界。這些平凡卻不平庸的人，讓芳筠深受感動：「誰說台灣之光不能在台灣？我們追求國際化的同時，是否先看到自己的好，自己的棒！」

這趟流浪，芳筠除了想多認識台灣，還有個「自私」的想法——重新找到自己。

之前的工作環境，行頭不能少。開始流浪，芳筠發現，人真正需要的東西很少，想要的太多。捨去想要的，快樂變得很容易。腳步放慢了，認真享受生活的美，夾腳托，或不穿鞋，看山看海，就可以很快樂。

「以前，上班通勤時，如果發現自己沒帶書，沒東西看，會慌，焦慮，一點都不平靜，也無法盡情享受悠閒。給自己的藉口是不想浪費時間發呆，後來發現自己在裝忙，分散注意力，逃避自己和自己獨處，也忘了和自己對話，看看內心的風景，聽聽心裡的聲音，了解自己真正要什麼。」一天，在台東認識的朋友來到芳筠住的地方，晚上很安靜，朋友說：「哇，這裡聽得到海浪聲耶。」芳筠懷疑朋友的聽覺，過了幾個星期，當她要離開的前一晚，突然聽到了，海浪聲像環繞音響一樣好大聲，「是我之前心不靜，所以聽不到。台東的日子，讓我放慢腳步，修一份心平氣，心一靜，許多平常聽不到的聲音，包括自己內心，都開始聽到了。」

旅程結束，她對人生也有了不一樣的期許。流浪回來不久，前流浪者阿貴（楊士毅導演）的短片「爸爸的手指頭」，受邀參加希臘科斯島第二屆國際影展，芳筠陪同前往希臘，在阿貴與國際導演和媒體分享創作理念時擔任翻譯。這部短片在希臘大受好評，芳筠才真正體會到「成就別人，自己也會富足」的涵義。

芳筠為這次流浪做了總結：「認識自己，是品味人生的開始。當我跨出那一步，不自我設限，把自己當作透明水彩時，旅途中遇到的每一個人，都為我的生命添加了色彩。」奇妙的是，「在用心聆聽，接受別人時，我也重新學習接受自己。」



漫遊台東都蘭

Slow, but no stop－李瑞源的日本流浪行

文/顏寧

2010年4月，李瑞源來到日本沖繩的離島－鳩間島。

鳩間島，面積1.08平方公里的珊瑚礁小島，繞行一圈僅須一個半小時。島上的生活如夢，張眼便是無際的湛藍海洋，閉上眼享受微風輕拂。李瑞源放下台灣緊湊的生活步調，細細品味島上的人情風俗，疲憊的身心獲得解放。



鳩間小學校

李瑞源造訪鳩間島的想法，源於一部讓他深受感動的日本漫畫《光之島》，書中描述島上唯一一所小學，因為學生不足面臨廢校，島民展開搶救，前往東京帶回孤兒院小孩回島上就讀的故事。這部漫畫後來被改編成日劇《琉璃之島》，除了討論廢校，也從邊緣學生的角度觀察校園霸凌、寄養家庭、偏遠學校資源短缺等教育議題。

李瑞源拜訪鳩間中小學校的校長，經過進一步詢問才了解，日本的教育政策沒有嚴格實行廢校制度，政府會尊重在地住民的意願，如果學生不足，也會先彈性休校，等學生人數增加再復校。對鳩間島住民來說，看見孩子快樂上學，就是看見希望，學校存在的意義代表著鳩間島生生不息的精神與不同世代的凝聚力。

每年夏天，島民舉辦豐年祭，歌頌著土地海洋豐饒，也邀請從學校畢業的孩子們回來團聚。鳩間島人以沖繩地區特有的民謠－三弦島唄，記錄他們對生命的態度。歌詞唱著「生命是恩賜的寶物，人們需懂得珍惜啊！」旋律如海潮陣陣，不斷襲上李瑞源心頭。

2010年6月，李瑞源到東京，參加由北海道旭川前來的Ainu族原住民所舉辦的祈禱祭。會場上認識的石渡先生邀他隔天一起參加請願行動。第二天，Ainu族人在國會議事堂召開記者會，表達正名請願的具體訴求。會後，Ainu族人兵分二路拜會國會議員。

石渡先生雖非Ainu族人，但仍恭敬地到國會議員辦公室拜會，向國會議員助理傳達Ainu族人的請願訴求。在幽長深闊的議會長廊裡，時光彷彿凝結靜止一般，隨著辦公室一扇扇緊閉的門扉被敲開，像是點燃一次又一次的希望。

石渡先生誠懇的身影，勇敢捍衛 Ainu 族權力的堅忍態度，讓李瑞源深感欽佩。過去，李瑞源也曾為了西拉雅文化協會投注相當心力，但不同於石渡先生勇於在社會運動的前線衝撞，李瑞源總是安於從事平穩的幕後工作，而將運動現場交由原住民族人。

李瑞源問石渡先生：「你並非 Ainu 族的一員，為何會如此熱心為 Ainu 族的權益奔走？」石渡先生回答：「日本的歷史需要再反省、再教育，透過法律保障族群權益，坦然接受 Ainu 族人，是最基本的人權課題。這條路或許漫長，需要許多時間，也需要更多日本人的支持，給予聲援。這不只是為 Ainu 族人，也是為了日本的歷史教育。」石渡先生簡單幾句話，堅定傳達族群平等和人道精神的信念。

流浪到北海道，李瑞源前往利尻島，挑戰海拔一千七百多公尺、有「利尻富士山」之稱的利尻山，當他氣喘吁吁斜躺在山路旁一顆大石塊上，暫時歇腳調整呼吸時，巧遇前幾天在禮文島認識的一對異國友人，短暫寒暄後，友人送了一句話「Slow, but no stop！」繼續向上爬。

這句話如醍醐灌頂，點醒了李瑞源反思過去汲汲營營的生活態度。「Slow, but no stop」，一種放慢腳步卻持續向前的穩健心態，不需為了進度過分焦慮或操心，而是從容坦率地面對生命。像是登山的過程，即使大汗淋漓，只要堅持到底，最後必能迎向偕勁風、流雲共舞的欣喜歡悅。

凝望利尻山下遙遠的來時路，李瑞源驀然回首近三個月的流浪生活，鳩間島民、石渡先生……如吉光片羽閃現眼前，那些人、那些事，讓李瑞源的生命由困頓走向清明，找到繼續向前行的力量。



李瑞源利尻山攻頂

創作的溫度－吳盛琳的流浪故事

文/吳盛琳

剛退伍時，和朋友蹲在騎樓下，談著未來的憧憬與理想，一股熱血從頭燒到腳，我們決定要做刊物，一份記錄自己年少輕狂的刊物，一份能引起年輕人共鳴的刊物。

刊物的發想就從打屁聊天開始，上班的壓力、對於未來的懵懂、女朋友愛你或是不愛，生活的所見所思都轉化成圖像、文字。



盛琳沿途的插畫日記

刊物的編輯發行雖然繁瑣，工作起來卻是快樂的。我們帶著刊物上街，到自己喜歡的書店或是咖啡店洽談擺放。免費是我們的精神之一，因為想反骨地對抗什麼都用錢來交易的社會（雖然現在已多多少少妥協，笑）。我們更想透過與人交談的過程，傳達我們的想法。

這份刊物剛發行時，讀者群都是年齡相仿的年輕人，幾期之後，越來越多人認同我們的想法，連印刷廠都願意補助一些費用，使我們更能盡情發揮。這些迴響鼓舞著一起做刊物的四人組，後來還組織樂團玩音樂。

因為種種原因，四人組後來各奔東西，忙於自己的目標。我心中有著不甘心，想要尋回創刊時的熱情，於是，申請了雲門流浪者計畫，想要藉著流浪，獨自釐清心中的疑惑。

旅途的最初，我老是掛念著台北，一直到北京才醒悟，應該做我自己想做的，為自己而活！在當地美術社買了些簡單畫具與零碼畫布上路，心中好像踏實一些。

在北京，我在一間以音樂為主題的咖啡店，認識了來自青島的小展，他獨自到北京生活十年，五年前在北京后海開了間二手唱片店，小展推薦幾本大陸的免費刊物給我，一邊談論當地的文化環境。這些使用繁體字的刊物讓人格外親切，小展說，部分大陸年輕人熱衷繁體字的閱讀與書寫，我問為什麼？他說：「好看吧！會覺得多些內涵。」

到了香港，有一回與「流動的心情書店」書店老闆SUE去收書，打開那位老先生的家門，魚缸下、客廳和臥房到處堆滿了書。那天，一共搬了三十幾箱書離開。SUE說，這種機會不多，通常都是遇到意外，或書的主人過世才會收到這麼大量的書。SUE認為書是流動的，就像他的書店名稱一樣，二手書的故事、

原書主人的附註或是簽名筆跡，都能讓書增加不少溫度，SUE期望有機會把書流動到世界各個角落，繼續保持書的溫度。

一月一日，香港人為人民普選舉行遊行活動，我走在遊行隊伍中，感受到有別於新聞報導的真實，情緒激動的阿叔踢倒路障，口中吶喊，聲音不斷迴盪在遊行隊伍間，我按下了錄音鍵，希望保留最真實的當下。

流浪歸來後，我看著畫布上點點滴滴的紀錄，回憶又變得真實，滿腔的熱血再被喚起，提醒著我：繼續保有創作的溫度，走在我堅持的道路上。



與 SUE 收回的書堆滿樓梯



香港遊行

2010·沖繩·夏-- 紅型染美的感動

文/李惠琳

在一次工作的資料蒐集中，我初次見到了「紅型」的美麗。

日本沖繩的紅型染，是十四、五世紀琉球王國流傳下來的古老工藝，「紅」泛指所有的顏色，「型」則是圖形樣板的意思。紅型最初使用在貴族禮服的布料，發展過程充分吸收了東南亞的染色工藝和中國明代的型紙技法。五百年的歷史背景並未讓這個自琉球王國流傳下來的染布藝術褪色，今日依舊散發時尚絢麗的色彩，紅型的美麗，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裡。終於，藉著雲門流浪者計畫我有了一窺紅型全貌的機會。2010年初夏，我懷著幾乎滿溢出來的興奮，展開人生第一次一個人的旅行。



李惠琳在沖繩

進門學習紅型的傳統技藝有一定的規矩和程序，聽說學徒至少要打掃一年才能碰到布料。旅程展開的半年前，我開始聯絡紅型工坊詢問實習的機會，多數的工坊除了觀光性質的體驗，都婉拒在忙碌的季節收短期的外國實習生。經過一連串的挫折，在抵達沖繩兩週後我才好不容易找到了可以落腳學習的地方。我的老師是新一代的紅型設計師乙黑信先生，他的作品多以服裝表現，這個和自己專業不謀而合的巧合，讓我對紅型的學習更躍躍欲試。

紅型染的製作方法，對有美術設計背景的我並不難理解，剛開始學習時，我自信滿滿，輕忽了這些看似熟悉的製作環節，動手後才驚覺任何一個步驟都不能大意，耐心和仔細都是作品成功的關鍵

紅型製作程序包括：設計圖、型板製作、網板製作、上糊、上色及水洗，每一個步驟中又有許多的細節。開始設計底稿時，我自信地認為那是最簡單的部分，但動手做了以後，卻是一連串的慌亂。第一步設計圖案時，何處是割線、何處須連接都要精確考慮，後續的版型製作才能順利進行。剛開始因為考慮不夠周詳，設計圖一改再改，改到自己都糊塗了，為此懊惱不已的自己這時才體會到任何一門古老藝術都有她歷久彌新的原因。

課程一開始就踢到鐵板，讓我的傲氣頓時消失，之後的每一個步驟我都小心翼翼地執行，再也不敢掉以輕心。紅型的製作過程複雜，為了爭取在短時間內多做點作品，上課前，我會先做好型紙部分。窩在民宿的餐桌上揮舞著雕刻刀的日子到現在依舊記憶猶新，一筆一筆刻出的紅型作品的同時也讓沖繩生活的輪廓更加的清晰。



製作紅型作品的型紙

出發前，我以為這是一趟孤獨而詩意的流浪：「我要學習古老精緻的紅型技術，要在星空下詠嘆大自然的美好，體驗在浪聲中寫下憂傷小詩的島嶼生活，盡情享受和自己相處的時光…」但在抵達民宿登記入住那一刻，老闆夫婦熱情送上的炸花枝，以及長期住客的談笑聲，宣告了這趟旅程毫無機會與孤獨相遇。

一天，民宿老闆看著我的紅型作業，突然問我是否可以在民宿的牆上作畫，從沒做過壁畫的自己興奮接下這個工作，花了近一個半月時間完成了兩幅作品和一些裝飾性的圖案。老闆非常滿意地對我說：「妳長得真的很像七福神的其中一位，妳做的作品一定可以招財進寶！」這個讚美令人哭笑不得，但因為長得像神明而有機會在異鄉完成生平第一件壁畫，卻是讓我永生難忘。

沖繩不只有令人著迷的天空和大海，還有濃濃的人情味。這趟旅程與其說是流浪，不如說找到了另一個家，自己也越活越像沖繩人。每週三和週末和大伙兒在減價時段殺去超市，在魚市收市前搶三盒一千元的新鮮魚或排排坐在堤防上喝著啤酒看夕陽，都是在沖繩生活獨享的特權。我的紅型之旅因為沖繩的熱情顯得更加的鮮豔亮麗。

沖繩三個月的流浪，除了學習紅型讓我的精神充實，我的人生也有了許多第一次。第一次學習異國工藝，第一次創作壁畫，第一次潛水，第一次騎腳踏車追趕夕陽，第一次將雙腳站在水中的珊瑚上……，這些精彩的第一次和珍貴的友誼裝滿了我沖繩之旅的行囊，滿溢著幸福。

在沖繩，我不僅和美麗的紅型相遇，還找到了比紅型更美麗的東西。



紅型成品

重生 絕望邊緣

文/楊哲一

2005年印度自助旅行歸來，突發的一場病，讓我意外地遊走於死亡邊緣。在冰冷慘白的醫院，醫生說：「你不用當兵了，我從沒看過這樣的病例。」回醫院當研究實驗體，服用大量類固醇，變成我的例行公事。從此，我對生命的定義徹底改變，開始順從起「靈魂」的方向。



遼寧撫順露天煤礦場

2008年底，女友「鏡子」寫了一封信給我，記得標題是這麼寫的：「晚上回去再看，否則你會很難堪。」從此，我再也沒見過她了。10年了，同年同月同日生，同是在二結王公廟旁長大的小孩，知道她的時候，是在我有意識開始就出現了，她，就像是我「長大的童年」！

2009年初，家庭意外的變故，開始投入攝影創作的我，面臨龐大的金錢壓力，放棄創作的念頭不時浮現，「夢想」離我越來越遠。此後，我開始迷失自己，放棄眼前的所有，人生陷入谷底。

絕望中，我湊巧看到了瑪雅寓言：「2012年地球將毀滅！」我問自己：「難道地球還沒毀滅，自己就要先毀滅了？」「如果地球要毀滅了，最想做什麼事？」一個聲音不斷告訴自己：「出走，去流浪，永遠不再回頭。」於是在雲門舞集流浪者計畫徵件結束前兩天，我提出了「搶救地球」的計畫申請，是逃避面對的藉口，也是重新去尋找另一個我。

因為從小生長在宜蘭二結鄉下，我對自然環境的變遷特別關注。凡是自然環境經過人為加工製造而轉變的題材，包括工地、集合住宅、道路橋梁、城市發展、礦場、水泥廠、災區等，都是我關心的議題。這趟流浪，我以中國大陸礦山環境變遷做為觀察重點。

揹著大型相機，從東北的哈爾濱出發，往南方的廣州一路前進，探訪深山中的礦場，以批判性寫實影像記錄環境的變遷，再將作品製作成一張張地景明信片，邀請當地居民寫下環境變化所產生的影響，以不斷的複製、輸出與轉寄，將訊息散播到世界各地，喚起人們對這塊土地的省思



地景明信片

飛抵中國後，我臨時決定買一台摩托車，方便載運器材出入深山，沒料到的是，這趟摩托車之旅並不順利，「摔車」次數難以計算，身體經常被摩托車與行李重壓倒在地上，望著遙遙無盡頭的雪白路面，沒有退路變成唯一的出路，只能靠著自己緩慢地卸下行李從車底脫困，才不致凍死在路上。就這樣，一路上我帶著傷，騎著摩托車從哈爾濱行經新疆到拉薩，穿越天山、塔克拉瑪干沙漠及新藏天路。

從新疆進入西藏是條毫無人煙的路，海拔五千公尺的高山上，很長的一段時間，我丟掉了自己，獨自一個人走在漫漫長路上，被西藏獒犬攻擊、好幾次失溫昏迷在路旁……，驚險地跨過一次又一次生死關卡。

一天，我行走在新絲綢之路武威前往張掖的途中，意外地「迷路」了，騎行在地圖上唯一的道路中，一直騎到黑夜，直到路消失在地圖中，我也彷彿消失了，被黑暗包圍著。

我始終想不透，明明只有一條路，路途也不遠，為何會徹底迷失在這片美麗的草原中？這事件讓我提醒自己：不要去奢求一條完整且平穩的柏油路，那只是文明幻想世界的道路，只有「迷路才是真正往前走的路」。真正的路，在心中，只有親自走過才知道。

面對自己

原本一趟單純的創作探索旅程，沒想到會演變成發生在一台摩托車上，生命裡一趟重要的流浪。我騎進了貧民區與菜市場，也遇上沙塵暴與暴風雪，還有更多驚人的片段，都是出發前料想不到的。遇到意外時，眼淚總是不自覺的流下來，我就像剛出生的嬰兒般，以「哭」來宣洩，哭，成了我在旅程中面對困難時，最原始的態度，也因為哭，我變得越來越堅強，慢慢勇於「面對自己」。



龍江哈爾濱 102 國道摔車

這趟流浪也讓我體會到單純生活的快樂。在西藏拉孜縣，我看到一群農民工，工作結束後愉快地坐在新建的道路旁吃糌粑，這景象讓我難過又慚愧，不知不覺流下眼淚。我想到，在台灣，每天的生活除了賺錢還是賺錢，趕捷運、轉公車，為了物質慾望，慢慢忘了一種單純的快樂。什麼是僻壤？什麼是貧窮？其實，它們從來沒有存在過，存在的只有「心的偏僻，心的貧窮」。

回到台灣後，我學會更珍惜擁有的一切。刷牙洗臉時都意識到自己是不是浪費水資源，在台灣不愁吃穿的我，比起那些生活在海拔五千多公尺高山上，忍受著離鄉背井的人來說，旅程中的一點點苦難真是微不足道。他們，讓我看到自己的幸福；他們，才是真正的「流浪者」。

因為流浪時高山缺氧，回台後曾有一段時間出現短暫性失憶，忘記許多過往的事，記憶力大大減退，這一切彷彿是「重生」一樣，看似沒有改變什麼，卻什麼都變了。我意外告別了懵懵懂懂的青春歲月，也很高興自己能在三十歲之前，「沒有輕易的放過自己」，走出去，看到不同的世界。

現在的我，有了嶄新的生活，充滿了能量與動力，準備再度啟程，繼續「燃燒」我的青春，這一切，都得感謝——那段馳騁在摩托車上的流浪。

打出原形的西遊記

文/高銘謙

**生命會把你推向該走的路途上，
躲也躲不掉，強求也強求不來……**

我是誰？

我，是一個劇場演員。然而，之前，我大部分的人生歲月都與劇場或表演無關。曾經，我是一個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喜歡唱歌，也像多數年輕人一樣，著迷於舞台上發光發熱的表演者，被演出所感動，受到啟發。



銘謙在歐亞大陸的交界-伊斯坦堡

為什麼我不能成為那樣的人？我開始尋找從台下走到台上的機會。白天在公部門上班，下班後趕去劇團排練，隔天早上又趕著打卡上班，就這樣過了三年多。我是誰？疲憊的身心、混沌不明的狀態，我又看不清楚自己的模樣？2006年，生命又轉了一個彎，我辭了工作，成為專職的劇場表演藝術工作者。我知道，這才是我要走的路！

走吧！是時候了！

2009年夏天，酷熱難耐的排練場，新戲如火如荼排練中，排戲、練舞、練唱……。導演向我提起流浪者計畫，我原本無意，就在報名截止前幾天，「三年」這個奇妙的數字，提醒我重新看待生命。

三年來，我從一個業餘玩家變為一個專業劇場演員，我已具備一些能力，也堅定要走下去，然後呢？

是時候了！走吧！我決定去土耳其，那個當時辭掉工作，決心作為一個演員的那齣戲—特洛伊戰爭的所在地。

機場班機時刻表的轉機資訊密密麻麻，望著身邊的行李，心中的孤寂與冬衣一樣沉重，提醒著：我已踏上了旅程！航班 SQ490，機艙裡已沒幾個東方面孔，深夜的航程暗黑寂靜卻也透明澄淨，這是我第一次出國。飛機降落在阿塔圖爾克機場。這裡是歐亞的交界、絲路的尾端、特洛伊遺址的所在地，神秘而美麗的土耳其。清真寺放送著喚拜聲，我側身聆聽著。聽不懂在唱頌著什麼，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總能提醒我張開耳朵、打開心去面對這裡的環境與人事物。旅程的頭兩個禮拜，我原以為心已經打開了，直到……

一天，我在旅途中差點被長途巴士拋下，而所有的行李都在上面；我在街上對著糾纏不清向我拉客推銷的人咆哮「甲我講台語」，我臉色猙獰、氣憤不已，久久不能平復。頓時間，我才驚覺我仍舊身形緊閉，我感到萬般羞愧，我告訴自己：接下來的旅程，我要打開心胸、挺起胸膛、散發自信去面對一切。

身騎白馬走三關，一心只想阮台灣

離開伊斯坦堡之後，我如願以償去了特洛伊遺址，現場一堆散落的斷垣殘壁，當下我一點感覺也沒有。當晚回到飯店，如往常一樣在浴室搓洗著襪子的時候，我掉下了眼淚。我，何其有幸！

我從西北一路旅行到東南邊，沿途去到安卡拉、番紅花城、康雅、烏爾發、迪雅巴克爾、凡城等十多個城市。無所不在的拉客搭訕，令人心煩；儀式性的蘇菲旋轉，找不到門路可學習；異國文化及語言的落差，令我神經緊繃；有時我被坑被騙……幸運的是，所有的不順總能化險為夷。



在康雅見識蘇菲旋轉，卻找不到學習門道

我也曾遇過熱心的大哥，帶我坐車還悄悄替我付了車資；熱情的小學老師，讓我與小學生互動交流，為他們介紹台灣，並為他們取中文名字；好奇的庫德族大學生，說什麼也要請我吃飯喝茶，並帶我認識他的朋友們；台商會的大姊，三不五時就撥通電話問我好不好；我第一次見到大雪紛飛，欣喜不已……

一路上我哼唱著，偶爾吹著簫，帶著錄音機捕捉各地不同的喚拜或小販的叫賣聲，嘗試著用聲音、用耳朵來體驗所遇及所見。

這趟流浪，我不斷處理自己和當下的關係，就像蘇菲旋轉與媽祖進香一樣，在不斷的旋轉和行進當中，丟掉而後浮現自我。如果，演員要呈現的是真善美，這趟旅程我感受到了什麼是「真」，看見了我自己，也更感受到自己與台灣的連結。

我，何其有幸！我，心存感激！

於是，我唱著
我身騎白馬啊～走三關
我改換素衣喔～回中原
放下西涼～～～無人管
我一心只想～阮的台灣

衷心的感謝

企業及朋友給予「流浪者計畫」的贊助
您的支持將是台灣年輕人才飛翔的翅膀

2010年捐款

| | |
|-------------|-------------|
| 財團法人智榮文教基金會 | \$1,300,000 |
| 普家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 \$210,000 |
| 財團法人建弘文教基金會 | \$200,000 |
| 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 \$25,000 |
| 陳炳忠 | \$200,000 |
| 徐太郎 | \$50,000 |
| 徐芳筠 | \$50,000 |
| 張詠捷 | \$10,000 |
| 蔡慧媛 | \$2,000 |
| 易健民 | \$1,000 |
| 郭乃華 | \$1,000 |
| 陳君盈 | \$500 |

2011年捐款

| | |
|-------------|----------|
| 普家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 \$55,000 |
| 郭乃華 | \$1,000 |

流浪者計畫 捐款專線 02-26298558*2102

線上捐款 <https://www.cloudgate.org.tw/civicrm/contribute/transact?reset=1&id=6>

劃撥捐款 劃撥帳號 15240382

戶名 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請於空白處註明流浪者計畫)